

青春公路
YOUTH ROAD

张丽钧
■ 著

今天天鹅 不想飞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青春公路
YOUTH ROAD

张丽钧 ■ 著

今天天鹅 不想飞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天鹅不想飞 / 张丽钧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1

(《青春公路》系列励志散文)

ISBN 978-7-5043-6294-0

I. ①今…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3453号

今天天鹅不想飞

张丽钧 著

选题策划 鞠晓辉 刘克升

责任编辑 鞠晓辉

装帧设计 亚里斯

插图 李佳临

责任校对 张 哲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06 (千) 字

印 张 5.625

插 页 5 (面)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6294-0

定 价 1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世界以痛吻我 / 1

孩子，其实你不必这样 / 4

阿娇不可怜 / 8

浸透生命的草香 / 11

你给的 / 14

蔓延出春天 / 16

点亮日子 / 19

高贵的施与 / 21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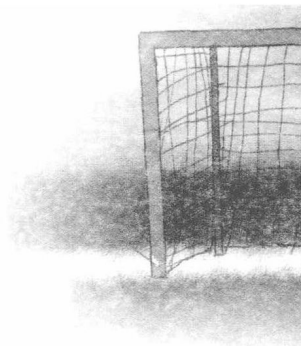
想起那个带油的老人 / 25

爱的盛宴 / 27

屋檐下的爱 / 29

母亲曾为我填过一眼井 / 31





替一朵花微笑 / 35

你的“喜爱权” / 38

请进 / 41

“修”来好人生 / 43

唤醒第三只耳朵 / 45

天赐良机 / 47

你的身体在说什么 / 49

忍住那份甜 / 51

雀尚如此 / 53

从大海里舀一瓢淡水 / 55

尊重的力量 / 58

生命中的否定 / 61

错误的杯子 / 64

有心的生命 / 66

妈妈，你可以摔了 / 69



向上帝借一只脚 / 73

补口红 / 75

草根志愿者 / 77

天生残疾 / 80

从一个痛点出发 / 82

点触心灵 / 85

分享生命 / 87

耐磨人生 / 88

看见阳光就微笑 / 90

一个男人的三次放手 / 94

愿你看到 / 97

凤尾花与小苹果树 / 99

绣心 / 101

放得下一个国家的课桌 / 105

遍地筛子 / 107

修正世界的冲动 / 110

给我一个声音 / 112

生命之翼 / 114

纤尘不染的字 / 116

生命的承受 / 118

抓一把沙 / 120

上帝的败笔 / 122

耳上有茧 / 124

迟到是一种病 / 126

因为你不是老师 / 129

电子眼 / 132

可悲的“完美” / 135



心中有棵“向日葵” / 139

心许子午兰 / 141

丽娃河幽思 / 144

让我在鲜美的时候遇上你 / 147

向他们的爱情行注目礼 / 149

花儿怎样谢幕 / 152

创造月亮 / 155

一夜周庄 / 157

今天天鹅不想飞 / 160

你不能施舍给我翅膀 / 162

捉迷藏 / 164

觅菩提 / 167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花地 / 169





世界以痛吻我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这凝重的诗句，是泰戈尔的。

我不知道这两句诗的原文是怎样写的，但却觉得翻译得妙。有一回，我的一个学生发来短信，说她被至爱的人辜负得很惨，她写道：“我恨他，因为他让我恨了这世界！”我连忙把泰戈尔的这两句诗发给她，并解释说，那所有以痛吻我们的，都是要我们回报以歌的；如果我们以痛报痛、以恨报恨，甚至无休止地复制、扩大那痛与恨，那我们可就蚀本了。她痛苦不堪地回复我说：“可是老师，我真的是无歌可唱啊！”

——是呢，世界不由分说地将那撕心裂肺的痛强加于我，我脆弱的生命，被“痛”的火舌舔舐得体无完肤了，连同我的喉咙——那歌声的通道——也即将被舔舐得焦糊了啊！这时候，你却隔岸观火般地要我“回报以歌”，我哪里有歌可唱？

回望来路，我不也有过许多“无歌可唱”的时刻吗？

我曾经是个不会消化痛苦的人。何止是不会消化，简直就是个痛苦的“放大器”。那一年，生活给了我一滴海水，我却以为整个海洋都被打翻了，于是，我的世界也被打翻了，我浑身

战栗，却哭不出来，仿佛是，泪已让恨烘干；后来，生活又给了我一瓢海水，我哭了，却没有生出整个海洋被打翻的错觉；再后来，生活兜头泼过来一盆海水，我打了个寒战，转而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盆海水，再凶狂，也淹没不了岸；终于有一天，生活打翻了海洋给我看，我悲苦地承受着，却没有忘了从这悲苦中抬起头来，对惦念我的人说“我没事儿，真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侥幸获得“痛吻”的豁免权。“痛吻”，是生活强行赠与我们的一件狰狞礼物，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只是，当我站在今天的风中，回忆起那一滴被我解读成海洋的海水的时候，禁不住发出了哂笑。好为当年那个浑身战栗的自己难为情啊！如果可能，真想将自己送回岁月深处，让自己怡然倚在那个“一滴海水”事件上洒脱地唱上几首歌。

唱歌的心情是这样姗姗来迟。虽则滞后，但毕竟有来的理由啊；我更担忧的是，当“理由”被砍伐尽净的时候，我们的歌喉，将以怎样的方式颤动？

从不消化痛苦到消化痛苦，这一个比一个更深的悲戚足迹，记录一个人真正长大的过程。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说这话的人是个被上帝亲吻过歌喉的伟大歌者。他以自己的灵魂歌唱。而拙于歌唱的我们，愿不愿意活在自己如歌的心情之中呢——不因“痛吻”的狰狞而贬抑了整个世界；学会将那个精神的自我送到一个更高的楼台上去俯瞰今天那个被负面事件包围了的自我；不虐待自我，始终对自我保持深度好感；相信歌声的力量，相信明快的音符里住着主宰明天的神；试着教自己说：拿出勇气去



改变那能够改变的，拿出胸怀去接受那不能改变的，拿出智慧去区分这两者。

不仅仅是如歌的心情，我们甚至可以奉上自己的“行为艺术”啊！永记儿时的一个夏天，我和妹妹外出突遇冰雹，我们慌忙学着别人的样子脱掉外衣，却不约而同地去对方头上遮挡……世界“痛吻”着太多的人，当你想到分担别人的痛苦的时候，你自己的痛苦就会神奇地减轻。

盼着自己能够说：世界以痛吻我，我要（而非“要我”）回报以歌！

——天气多好哇！连花儿都想唱歌了呀！真想问问远方那个说自己“无歌可唱”的女孩：宝贝，今天可有唱歌的心情？

孩子，其实你不必这样

距离高考还有二十多天了，高三复习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天，一个叫程海的高三男生来找我，嗫嚅地说：“老师，我写了一篇备考作文，想麻烦您给看看。”我欣喜地接过作文，告诉他说：“一点也不麻烦，给你这个高才生看作文，我好荣幸啊！”我不教他，但我一直在留意他。他长得又瘦又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他各科的成绩都十分优异，在年级一直稳居前十名；他是“特困生”，三年的高中学费全免。

那是一篇写得挺不错的作文，我很喜欢，就边改边将它敲进了电脑。当我把一篇打印稿交给程海时，他喜出望外地看着我，一迭声地说了七八个“谢谢”。

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看着他特别卖力的样子，由不得有一点心疼。我跟他的班主任说：“程海这孩子干什么都不会偷懒吧？”班主任说：“何止是不会偷懒，他简直就是苛求自己。他生活那么困难，却不肯接受大家的捐助。你知道他怎么买饭吗？二两米饭，半份素菜，从来都是这样的。”我说：“高三这么苦，这么累，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是超强体力劳动呢！他才吃这么点东西，身体非垮了不可！”班主任叹口



气，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我特意到高三的售饭区等候程海。程海来得很迟，我知道他特别惜时，晚一些来为的是错开排队的高峰。程海往打卡机里插卡的时候，我看到显示屏上清晰地跳出了41.50元的字样。他买了一份饭、半份菜，还剩下40元钱。我和他边聊边往就餐区走。当我确信周围没有人注意我们时，我把自己的饭卡递到程海面前，假装很随意地说：“我们交换一下好吗？别紧张，我需要减肥，你需要长肉，咱们一起努力，到高考那天，你把我饭卡里的钱用完，我把你饭卡里的钱用完，你说好不好？”程海有些手足无措，低声说：“老师，我的……钱，够用。”我说：“我看见你的卡里还有多少钱了。别让我着急了，咱俩其实是互相成全。好了，把你的卡给我吧。”程海说了声“谢谢”，就和我交换了饭卡。

我的饭卡里存有200元钱，足够他这二十多天用了。那之后，当我去食堂买饭，偶尔遇到往高三售饭区走的程海，我都会向他做一个“V”形手势，鼓励他努力吃，努力学。

高考来了。

高考又走了。

程海到学校来找我，郑重地将饭卡还给了我，并真诚地向我道谢。我也找出他的饭卡，笑着说：“我的任务完成得不赖，你可不如我。你看你，还是这么瘦！”程海说：“其实我长肉了，偷着长的，老师看不出来。”

很快，高考成绩下来了，程海考出了628分的好成绩。作为关爱着他的老师和关注着他的朋友，我就像自己又经历了

一次金榜题名一样高兴。

临近放假的一天，我到食堂去买饭。我把饭卡插进打卡机，显示屏上居然显示出了 160 元的字样！我一下子懵了。我把饭卡抽出来，到储款机那里去查询，结果是这张饭卡近期没有储过款！也就是说，在高考前的二十多天里，程海仅仅花去了他“自己”的那 40 元钱！

我捏着那张饭卡，突然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看着冷清的高三售饭区，想着那个几乎天天来食堂都要“迟到”的又瘦又小的只买半份菜的男生。我惊问自己：是不是，我在无意中伤害了这个十分要强的孩子？

此刻，如果程海出现在我面前，我将对他说些什么？我想我可能会说：孩子，穷，本不是你的错，不要用自己羸弱的身体去给“穷”这东西殉难，它不值得。如果一个人，表示愿意和你并肩迎击困难，你自然可以分析他（她）的用心是否真纯；而当你明白地知晓他（她）原是惴惴地揣了一颗善心，并希望用这颗善心给你温暖的时候，你就应当赐给他（她）一个机缘。在这个世界上，钱永远不是最要紧的东西，如果你以为唯有清算了钱才不至于亏欠他人，唯有捍卫了钱才不至于辜负他人，那你就错了。要知道，有人会把你欣然领受一份善意看成是对他（她）的至高奖赏。他（她）期待着你幸福地体察到他（她）的良苦用心，他（她）也期待着你日后同样成为慷慨地赠与他人温暖的人。

孩子，说真的，我今生将能挣来无数个 160 元钱，而从这无数之中拿出一份喂饱你一生中最不该饥馑的日子，这该是件



多么让我欣慰的事！可惜，你没有给我机会，你也没有给自己机会。我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个美丽的故事：你给了我一篇作文，我将它敲进了电脑，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份有价值的记忆。相比之下，如今被我捏在手中的这张饭卡是多么的不幸，它本是想殷勤地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的，岂料却留下了一处败笔。

孩子，你在大学还好吗？买饭的时候，别总去得那么迟，早一点去，可以买到热一些可口一些的饭菜。

阿娇不可怜

下班后，去一家发廊做头发。

一进门，照例点了阿娇。阿娇热情地迎过来，说：“姐姐，你好久不来了！”

指着样板册子，要了这样的颜色，那样的发型。阿娇便忙碌起来。

我知道像阿娇这样的“小工”，被客人点的次数的多少，会直接与她薪水的高低挂钩；我还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可怜的阿娇只有一个血亲——她五岁的儿子森森。

阿娇一边给我做头发一边和我闲聊。森森已从幼儿园回到了这个“家”，在我俩身边饶有兴味地玩着一个皮球。

“妈妈，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去输血呀？”森森拍着皮球，抬脸向阿娇问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有点懵，却又不好开口问，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心里却忍不住地想：这个阿娇，究竟得了什么病？竟然要去……输血？

阿娇不答理他，只管给我做头发。森森跑过来，赖唧唧地用头一下下地撞妈妈的腰，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妈妈，你



到底什么时候去输血呀？”

阿娇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嗔道：“一边待着去！看不见妈妈正忙呢吗！”森森只好知趣地跑开了，却在角落里示威般地拍着皮球大声喊道：“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去输血！”

我终于忍不住了，小心地问阿娇：“阿娇，你……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不想，阿娇“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她说：“姐姐，你看森森这个小破孩真是找挨揍啊！我好好的，他却这么咒我！”旁边一个正在为客人做头发的小弟听完这话会意地笑起来。

我越发懵了，问阿娇：“你……没事吧？”

阿娇说：“我当然没事！可是，我们家森森就盼着我有事呢！哈哈……姐姐，是这么回事，今天，森森他们幼儿园给所有小朋友验血型，森森回来告诉我说，他是B型血，我说，B型血好啊！妈妈也是B型血呢，以后，要是妈妈需要血了，森森就可以直接给妈妈输血了！哪想到，这句话可就惹了他了，这不，没完没了缠着我问什么时候去输血——他就盼着救我一命呢，也好证明他这个小破孩很有用啊！说起来倒是好心，可也不能这么心急火燎地催着我去输血啊！这不是咒我吗！——真是烦死人！”

发丝遮掩着我的脸，谁都没有看到，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转。自打认识这个阿娇，就一直把她与“可怜”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想想看呵——她被乍富的男人无情地抛弃，只身带着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城市。一直十分奇怪，像阿娇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怎么可以每天脸上都绽放着那么